

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



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赠

文物出版社

苏州虎丘塔出土文物

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編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內)

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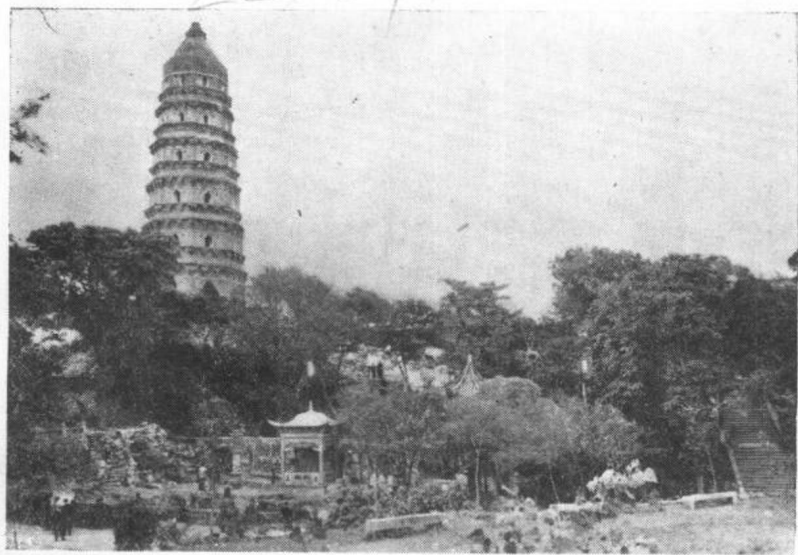
195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,000 統一書号: 7068·38

定价: 0.70 元



修理虎丘塔中發現的殘經帙花紋放大部分



图一 虎丘全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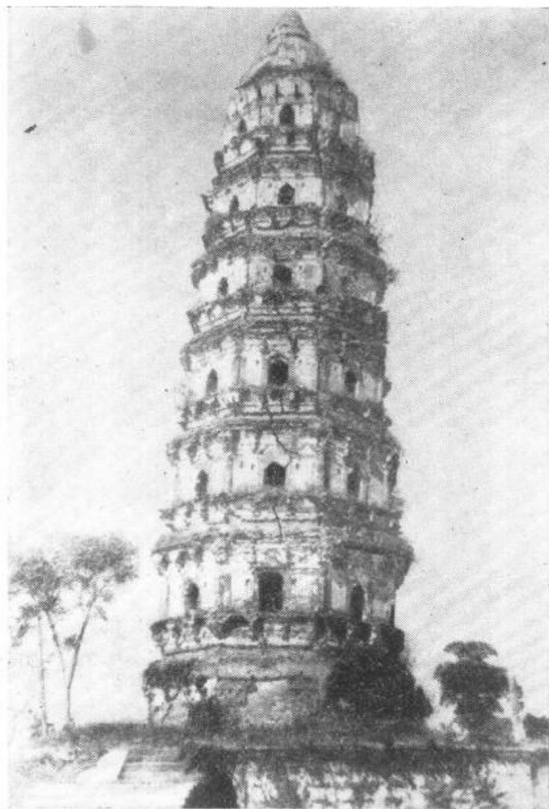
虎丘云岩寺塔，一般称为虎丘塔，矗立在苏州虎丘山顶，八角七层，高47.5公尺，磚造。据苏州文献記載，說是隋仁寿年間修建的。几年前，我会在实地調查中，发现塔上有“武丘山”、“己未年造”字样的磚，推算唐五代間的建筑。1954年，我会顧問古建筑家刘敦楨先生到塔上各层作詳細的勘查，認為“云岩塔”应建于錢俶十三年己未，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，而全部完成可能是在北宋初期。从我会1956年修整此塔中所发现的文物上面文字記載，証明虎丘塔确是开始建筑于周显德六年己未（公元959年），完成于宋建隆二年辛酉（公元961年）。

虎丘塔的建筑結構，在建筑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。它的

风格，与同一时期所建的杭州西湖“雷峯塔”同一类型。雷峯塔已倒塌了，因此虎丘塔更有保护必要。关于它千年来经过若干次损坏和修整，历史記載不詳，可得考証的是元代“至正”和明代“永乐”、“宣德”、“崇禎”都曾进行修整。从第七层所发现的“福祿寿”磚来看，明末时，塔身已向西北傾斜，修整时改变重心，把第七层傾向东南。清朝三百年間，可能没有什么修整，毀坏情形十分严重。在1956

年未加修整以前，傾斜裂縫，百孔千瘡，已接近崩潰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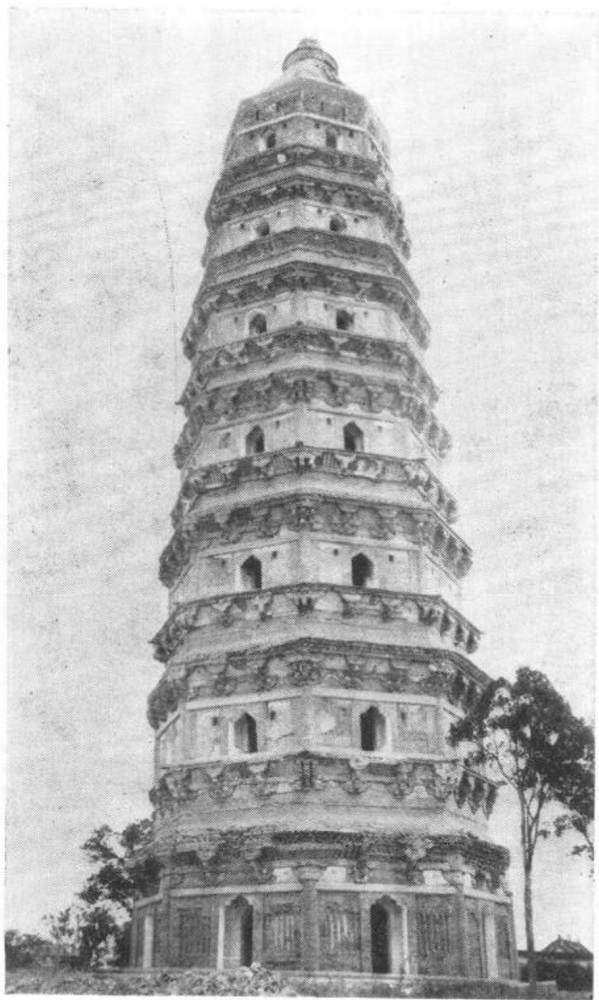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后苏州市積極貫徹中央文物保护政策，几年来都考虑修整这一富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塔，但由于技术上的問題未能解决，一直不敢輕易施



图二 未修整前的虎丘塔

工。1956年，在中央文化部、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市人民委员会的支持下，并得到上海、苏州二市建筑工程部门协助设计，决定根据修旧还旧的方针，采取铁箍喷浆的方法进行修整。

虎丘塔修整工程中，在塔的第二、三、四层先后发现相当丰富的文物，兹分层说明于下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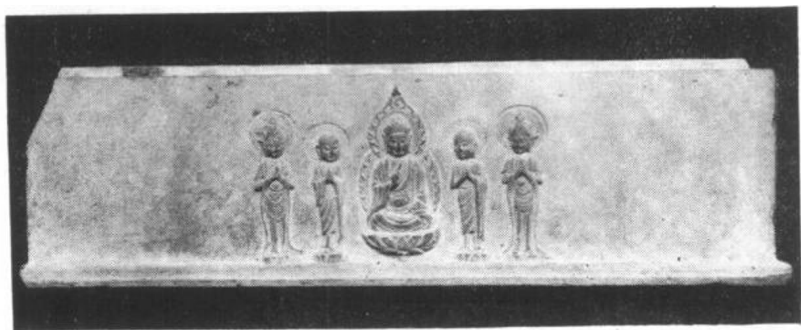
图三 已修整后的虎丘塔

一 第二层发现的文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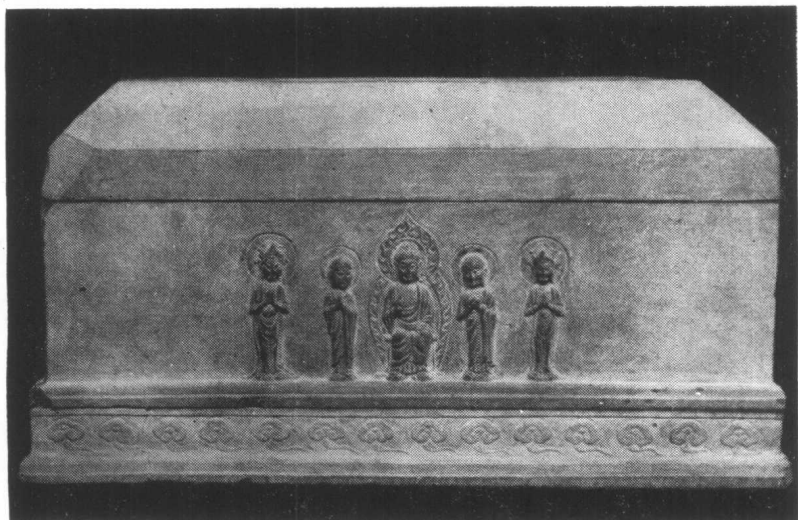
1956年3月30日下午，工人在塔第二层正西門口边沿向磚隙灌漿，屢灌不滿，以为其中存有空隙，乃揭开一部分磚砌，发现孔道，探身而下，进到中間，发现一条十字形空街，南北长1004公分，东西长1140公分，闊68公分，高63公分，中間放着石函一具，和其他文物多件，即行取出。因缺乏經驗，兼暗中摸索，使函身拆散，伤及經箱底板，以致內中絹襖等物有所损坏。这些文物当即移运我会，經過整理，紀录于下：

石 函

石函长方形，是用硯石六块做好榫头合成，长46公分，闊26.5公分，高25公分。函身每面浮雕佛象五尊，底部四週刻云紋花边，函盖背面涂成漆地，用銀珠写“□信心造□□盛众□金字法華經”等字，其余的字，因漆地剝落，不易辨明。



图四 石函后墙雕刻



图五 石函正面雕刻



图六 石函侧面雕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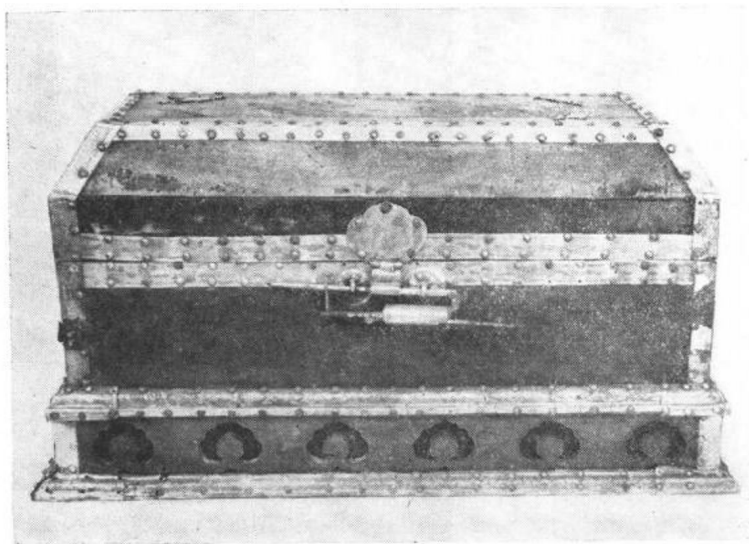
图七 石函右墙雕刻



图八 石函盖反面的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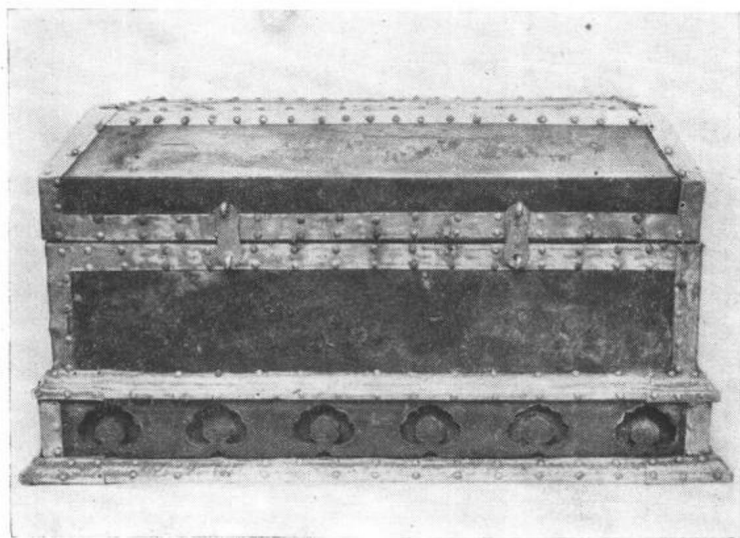
經 箱

开啓石函，即为經箱。箱盖上放有已朽錢囊和散开銅錢，箱底墊有絲織物。箱身系楠木所制，外涂广漆，长37.8公分，闊19.2公分，高21公分。各部接縫处都鑲包銀質鑲金花边，或作蓮花，或作鳳尾，極為工細，边上并列釘成凸形圓釘。箱口搭連上扣有鑲金鑲花俗称爆仗鎖一把，长10.6公分，鑰匙扣在鎖上，长6.3公分。箱盖中間分釘鑲金角形蓮花四朵（一朵已脱失），中心有交飞状鳳凰一对，已脱失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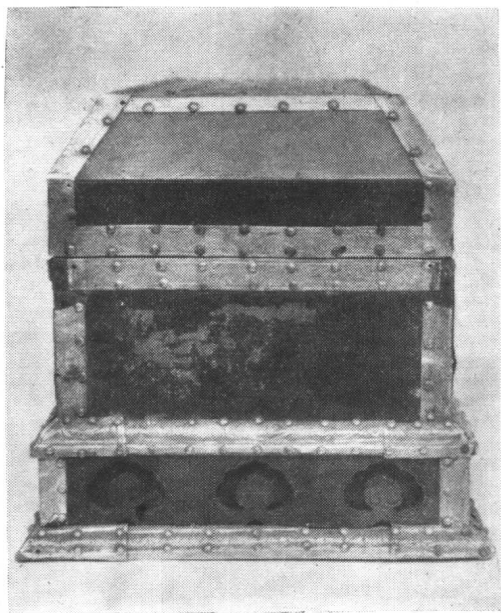
图九 經箱正面

祇存痕迹。底座四週木边雕有鏤空如意头，附近鑲边上横凿小字一行：“建隆二年男弟子孙仁朗鑲，願生安乐国为僧”。箱底露在外面部分，有毛笔写字：“囡囡（二字已剝落）言囡囡（二字左偏旁已剝落）捨淨財造此函盛金字法華經。囡囡（二字已剝落）孙仁遇捨金銀并手工装。囡囡（二字已剝落）孙仁朗捨手工鑲花。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囡囡囡（三字已剝落）”。箱后鉸連作茧形，上面有双鉤凿“孙仁祐”三字。这只經箱，大体完整无損，鑲金工作，甚为精妙，箱上記有鑲艺人姓名，更屬可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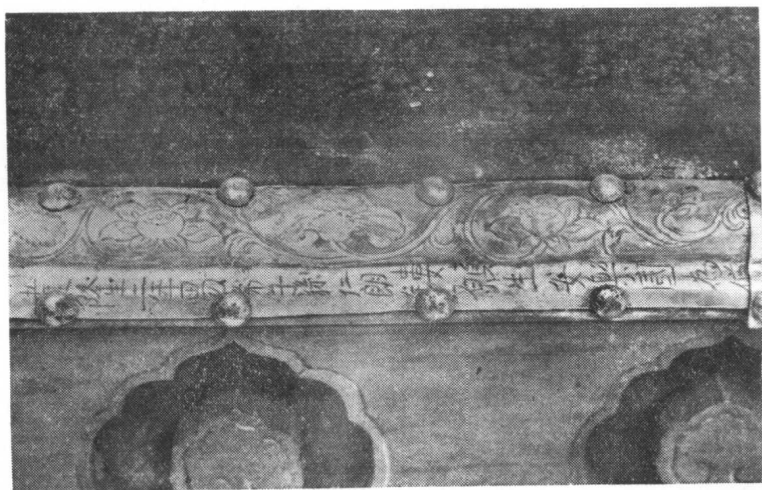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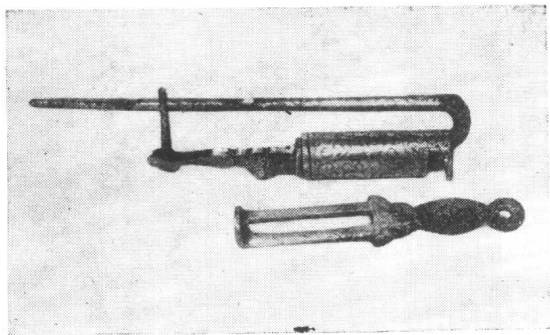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〇 經箱背面

图一一 經箱側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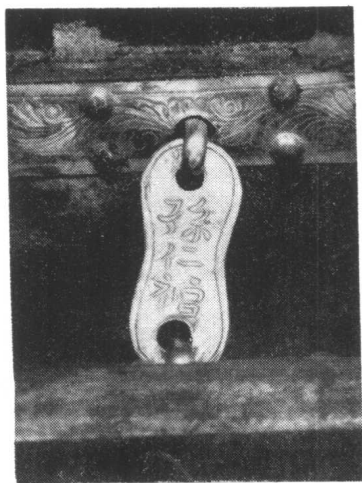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二 經箱边上鍍
花及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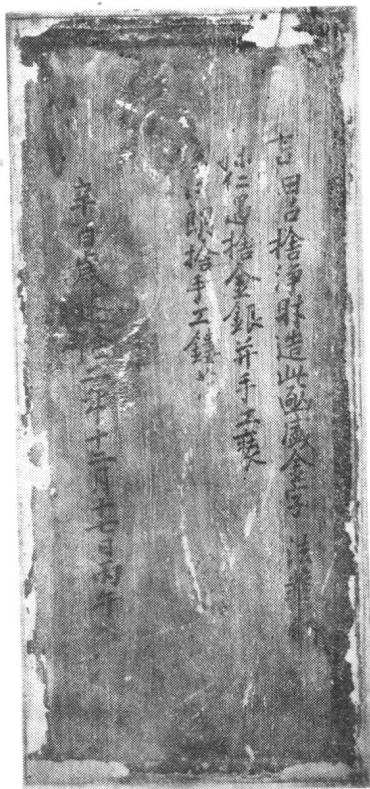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图一三 經箱
上的鑲金
鎖及鑰匙



图一四 經箱背面搭配上的文
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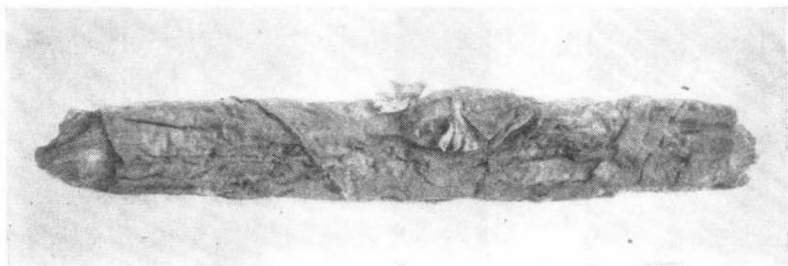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五 經箱底板外部的文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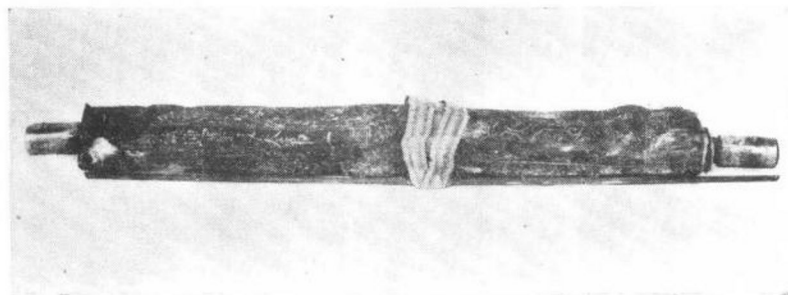
經 卷

箱內放有已經硬化作黑色（磁青紙）的經卷七卷，每卷長26公分，卷兩頭伸出銀質鑲金包頭木軸，合長32公分。卷端描有金花圖案，極勁健工細，以金寫出妙法蓮華經卷第几字樣，卷端并扣扁形絲帶。在貯放中每卷外面用絹質經袱包裹一塊至四塊不等。現將每軸經卷外形和包裹狀況分記于下：

第一卷 卷面寫“妙法蓮華經卷第一”，外面用已泛作灰綠色的經袱包裹（約46公分見方），袱上印有淡黃色圓形花紋十六朵，中間毛筆寫“女弟子於八娘捨裏金字法華經



图一六 包着經袱的經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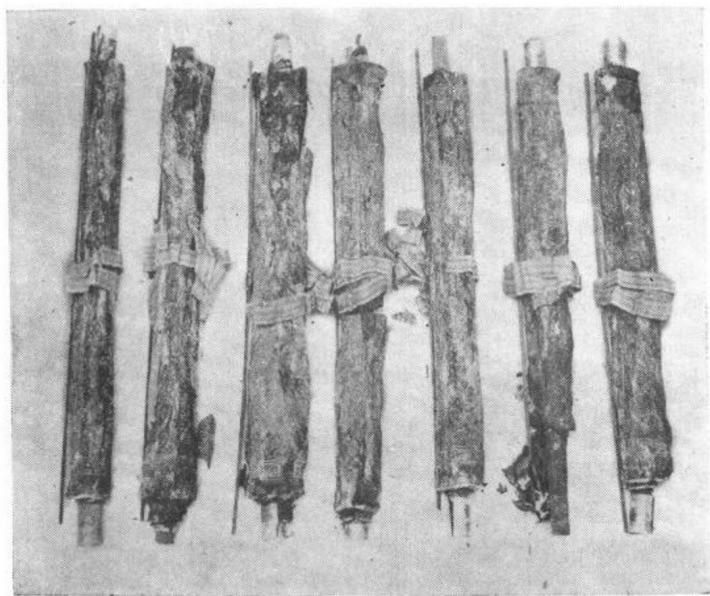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一七 經袱開啓後的經卷

永供養”，一角有寬飄帶二條。

第二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，外用經袱三塊包裹：第一塊色已泛作檀香色，拉花織紋（約44公分見方），上面分三行毛筆寫“武丘弟子曹二娘捨裏妙法蓮華經卷塔上”；第二塊色亦泛作檀香色，拉花織紋（約50公分見方），上面毛筆寫“李氏六娘捨裏經”，角上飄帶有“李氏六娘”四字；第三塊色亦泛作檀香色，拉花織紋（約48公分見方），樸上有毛筆畫簡單花枝十六朵，中間寫“顏氏八娘太君捨”。

第三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，外用拉花經袱二塊包裹，均已泛作檀香色。第一塊（約44公分見方），中間分三行寫“永充亡楊氏二娘供養”。此卷開時，內中並放有約1—2公分見方和各種不同花紋之綾絹數十塊。此經袱未用



图一八 經卷七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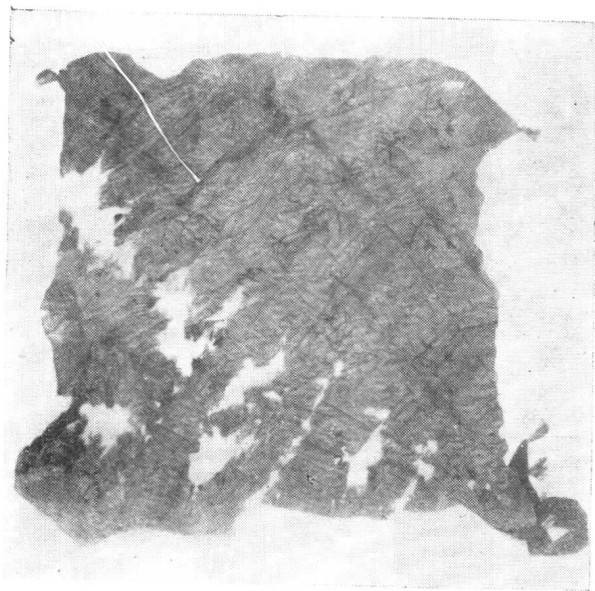
針縫邊，与其它經袱稍有不同。第二块經袱上亦有簡筆花紋（約50公分見方），中間毛筆寫“朱氏九娘太君捨裏經”，袱上一角有灰色飄帶二條。

第四卷 卷面寫“妙法蓮華經卷第四”，外用絹紋稀疏、微見方形回紋、已泛作檀香色之經袱包裹（約45公分見方），中間一面寫“徐□捨裏金字經”，一面寫“充供養”，袱角亦有飄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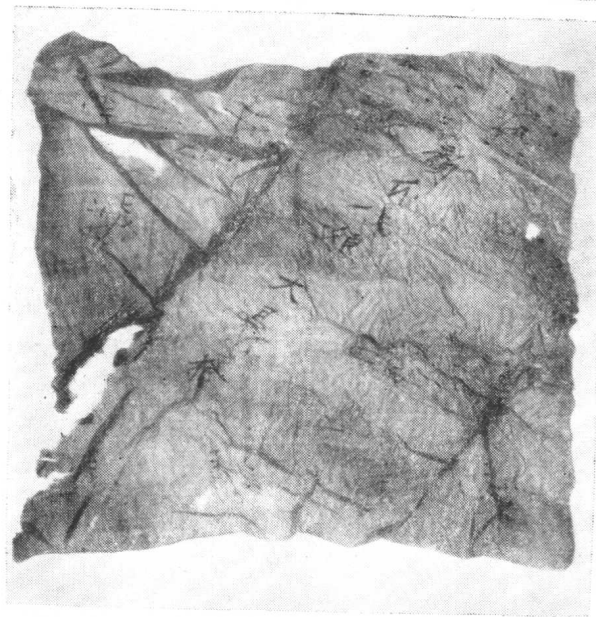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，外用經袱三块包裹：第一块已泛作檀香色（約50公分見方），有筆畫簡單的花枝，中間毛筆寫“彭城县君錢氏三十八娘捨”，袱邊有同樣小字一行；第二块亦泛作檀香色，拉花織紋（約45公分見方），中間毛筆寫“永充弟子楊公兒捨”字二行；第三块已泛作灰綠色，有淡黃色印花紋（約46公分見方），中間毛筆寫“女弟子高十娘太君捨裏經”。

第六卷 卷面字已剝落，剩“第六”二字，外用拉花經袱包裹，已泛作檀香色（約45公分見方），并有筆畫簡單的花枝，中間毛筆寫“女弟子馮氏十一娘捨裏金字法華經入武丘山寺塔內充供養”。

第七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，外用經袱四块包裹：第一块已泛作灰綠色，有淡黃色印花（約46公分見方），上毛筆寫“女弟子錢四十二娘捨裏金字經”二行；第二块為薄如蟬翼之紗，色已泛灰綠（已破殘，尺寸不明），中間祇存毛筆寫“金字經”三字；第三块已泛作灰綠色，上有淡黃印花痕迹，拉花織紋，中間毛筆寫“弟子鄔承諶捨裏經”，飄帶上亦有“鄔承諶捨”四小字；第四块絹紋稀疏，已泛灰綠色，中間毛筆寫“捨裏金字經”。



图一九
經 袂



图二〇
經 袂